

LISHUORU ZHU

李硕儒 著

爱的 奔逃

花山文艺出版社

HUASHANWENYI

CHUBANSHE



爱的 奔逃

李硕儒
著

44.57
CSR

花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作者颇具异国风情的小说二部。

《爱的奔逃》小伙子以全部身心爱恋着潇潇，但终究未能得到她的爱；在非洲，他邂逅黑人少女阿妮达，二人一见钟情。茫茫椰林，金色沙滩，茅棚别墅，伴着他们幽幽的情、炽烈的爱……可是，最终二人又洒泪诀别。

故事以倒叙、插叙手法写来，情节曲折跌宕；感情委婉起伏：时而热情奔放，时而如泣如诉。

《海外豪门》郑伯奇和夫人的“非洲梦”破灭了，得到的是无尽的懊恨。一些豪商巨富、势利小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荒淫无度。其叔父、西非华人首富郑观韬更是道貌岸然、人伦尽丧，他玩黑女人、白女人、混血女人，和表妹、表侄女鬼混，又把罪恶的手伸向自己的亲侄媳……

爱的奔逃

李硕儒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8.5 印张 176 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3.80元

ISBN 7-80505-517-3/I · 478

About the Author

Li Shuoru, born in Fengrun County, Hebei province in 1939, grew up in Beijing.

For over 20 years, Li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fields of journalism and literature, and with his spare time, he finished over 1,000,000 words' work, which including novels, poems, proses, essays, reviews, scripts and plays.

During the year between 1983 and 1984, Li had travelled and lived in Africa and H. k.

Currently, Li is a member of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works at the Chinese Youth Publishing House as the vice editor-in-chief in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present literature and copy editor of Novels Quarterly.

一 ○ 爱的奔逃

我走了，实在该走了，可要离开这炙热的大陆又有多难。

终于，我坐在荷兰 UTA 航空公司一架波音七四七巨型客机上。巨大的喷气发动机在九千米上空单调地轰鸣，那被赤道的骄阳照射得银光闪烁的机翼几乎是仍然不动，可那片绿色的沉寂的大地，那片长满香蕉、柑桔、椰子、咖啡和没膝的绿草的大地好像在逐渐沉落，远去，渺渺濛濛，终于被抛在后面了。

机舱里沁凉、舒适，好像沐浴着一股山泉。旅客们解下缚在身上的安全带，发出轻

拙、安恬的叹息。翻动报纸的沙沙声，欣赏画报的惊叹声，法国女人们那轻悄、柔软、带有弹性的耳语音，给机舱里带进一股温馨和恬适。

“安琪儿，你喜欢大西洋的海水吗？”

“汪汪。”

“我看，这一个月的海水浴，你长得更结实了，谢谢妈妈。”

那被唤作安琪儿的巴儿狗使劲儿地点点头，温柔的眼睛娇媚地注视着女主人。在点头的瞬间，那一头柔软卷曲的金黄色的毛发披散下来。接着，又伸出舌头舔舔主人的手背。女主人更高兴了，她对我炫耀地笑了笑，又问：

“你爱非洲吗？”

“汪汪。”

“过七个多小时，我们就到巴黎了，到家了，你高兴吗？吻我一下。”

“汪汪汪。”安琪儿把头凑向女主人，双唇紧紧贴向那法国少妇的脸颊。

这法国女人与我邻座，巴儿狗安琪儿，正与我隔她而坐。她那化了妆的丰腴的脸颊和袒露的胸背，被热带的骄阳和海水染成红褐色，那紧裹大腿的牛仔裤把她丰满、修长的腿部线条勾勒得健美而迷人。看得出，这是一位十分富有的太太。我知道，一只狗乘坐飞机的费用要花掉一张机票的一半呢！

“对不起，先生。我和安琪儿的谈话打扰你吗？”她对我眨了眨深蓝色的大眼睛，笑笑说。

“啊，不不，太太。我倒觉得很有趣呢。”我说不好法语，用不连贯的英语回答说。

“谢谢。”她释然一笑，又去玩她的狗了。

我靠向舷窗。蓦然间，一片黯影遮住了直射的阳光。透过舷窗，一缕云絮正悠悠地擦窗而过。虽是悠悠地，软软地，可它却能遮住太阳——这万种生灵的生命之泉！

啊，下面，又是一重云的世界，那灰褐色的云块莽莽苍苍，气势磅礴，堆聚着，拥挤着，险要处像刀削斧凿的岩石，奇峰突起，层峦叠嶂，荒凉坚硬，好像对一切都那么冷峻、严厉、粗蛮；凹陷处，又渺渺茫茫，风气飘绕，显得那样幽深、莫测、神秘，就像命运，人们对它是永远难测的。

就在风气飘渺的云壑深处，一缕雪白的行云在徐徐上升，她丝丝连连的，在升腾，在变幻，由不规则的圆变椭圆，由椭圆变修长……霎时间，那形状活脱像一个修长少女的情影：姗姗的步履，优雅的神态，蛊惑人心的前胸……阿妮达，难道是你吗？是你在跟随着我，还是你的灵魂在伴我飞行？我看不清你的眼睛——她被炙热的阳光照得模糊了，你，你在哭吗？

是的，她是在哭。昨天，当我告诉她这最后的决定时，她一直哭个不停，对着教堂里，耶稣受难的圣像，以致往日那湖水般澄澈的眼睛哭出了红丝，往日那挺拔而富有弹性的脊背也无力地弯了下来。

非洲的雨季，几块云彩聚拢就是一场暴雨。昨天凌晨，我还在梦中，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下爬上我的心。天上，像千万把水龙直从我的屋顶、窗前的芒果树喷洒，那淡绿色的百叶窗“啪啦啪啦”地拍击着窗棂，我被吵醒了，蒙眬中，还以为是大西洋的海啸爬到窗前呢。我急忙关死百叶窗。拉开

门，透过白茫茫的雨阵，天空还是黑黑的，矮墙外的门灯及不远处的路灯也似乎失去了光泽……这是我在非洲的最后一个礼拜日了。雨季来，每逢礼拜日，我都去教堂做礼拜，把最深的希望，最深的忏悔，最隐秘的心灵展露给圣主，并且以十分虔诚的心接受他的指点和裁决，每当得到他的旨意和仲裁，我的内心都十分恬然、安稳、充实，有了坚决去做的力。可是，雨季来，我得到的始终是劳累、屈辱、穷困、被抛弃的孤独、自我的迷失……她却是虔诚到家的，从出生到现在。

也许是耶稣的祐护，她一直是幸福的，只是在遇到我以后，才……唉，今天要告别了，我要让她高兴，最后一次陪她去教堂，然后把一切告诉她。

雨还在下。我打开微波炉，胡乱为自己煮了些牛奶朱古力，吃了两片面包加牛油，然后冲向老板拨给我用的菲亚特轿车。时速一二〇公里的汽车冲过清晨的雨阵，沿着大西洋岸边的高速公路向前驰去。烟雨中的大西洋，水接天，天连水，渺渺苍苍。往往的，一个炸雷劈下，海上涛峰迭起，直上云空。近岸处，浪花吞噬了沿海去路。这时，我的菲亚特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蠕动着，冲击着，四周都是大水。我不管这些，开足马力，击水而进。

公路拐过一片椰林。一棵棵瘦高的椰子树开始还摇摇摆摆起舞，慢慢地，它们平静下来，从容地挺立在公路两旁。车窗挡风玻璃上的雨珠也稀稀疏疏，水痕换作清风，雨停了。东方的云隙里露出一抹嫩红，可转瞬间，又被云影吞掉了。

阿达巴美湖畔长满花、树和绿草，衬着湖那边高出地平

线的绿色的阿达巴美镇，这方圆几百公顷的湖泊就像镶在巨大绿框里的一幅湖光水色的油画。每逢星期日，这湖畔的绿荫之下都停满各种牌号各类颜色的轿车和旅行车，不用说，车的主人除了周末旅游的游客外，大都是去阿达巴美教堂做礼拜的教友，而在这里的教友中，除了本国黑人教徒外，多数都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与黑人混血的后裔。因为一百多年前，当德国殖民者第一个侵入这个国家时，就是把阿达巴美镇定为这个国家的首都。百多年来，人世沧桑，首都西移，阿达巴美这昔日的首都变做一个古老的小镇，而这镇上的教堂却香火不断，更显出昔日的庄严古朴。正因为这种种历史原因，在首都和镇周围工作的德国人和他们的后裔对阿达巴美教堂总有种特殊的感情。今天却是少有的例外，不知是因为雨势过大，还是因时间尚早，绿荫深处只有稀稀落落的几部车子。

我锁好车子，来到渡口。一只非洲特有的只用一根圆木挖通内槽做成的独木舟朝我驶来。老远地，我看清了，驶船的正是雷诺老人，他那厚实的胸肌，微驼的脊背闪着暗色的光。

“早晨好，秦先生。”他呼喊着。

“早安，雷诺老人。”

“我看到阿妮达小姐在对岸徘徊，就知道你要来了。”他慈祥的眼睛漾满了祝福的笑，笑纹一直伸向斑白的两鬓。

“来，上船。”他拨动独木舟，靠在我的脚下。

“谢谢，雷诺老人。可是，就我一个人上船，你往返一趟太划不来了，再等等，人多了再开船吧。”

“别说傻话，秦先生。我不能让阿妮达小姐着急呀！”说

罢，他挥动船篙，一拨湖水，独木舟悠悠地向对岸划去。

我看看那平静湛绿的湖水，雷诺老人划船的倒影和船周围嬉戏的鱼群，不禁着迷了。“多么迷人啊！”我自语。

“是个迷人的姑娘啊。你看她那深不见底的眼睛，那修长挺秀的身材，那轻盈优雅的步态，不知有多少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为她着了迷！”这位慈祥的老人十分擅长打岔，他随着船篙划动的节奏缓缓地、兴味十足地说着：“秦先生，你是有福气的，得到了她的爱！可她那位仁慈的父亲也的确有点愚，上帝，原谅我在背后说这位可尊敬的艺术家的坏话，放着首都那么多学校不让念，偏偏把她送到这个镇上的教会中学来，害得你们一个星期只能见一次面……”

“雷诺老人，这个学校校风好，学得扎实。何况，她父亲是在德国留学的，对阿达巴美教会中学是有感情的……”

“啊啊，也许她父亲是对的，这样也好，我就能一个星期为你们搭一次爱情的桥，嗨……”老人开心地笑了，我的心却被他搅动得像那船边的湖水，涟漪横生，总也恢复不了原来的平静。他哪里知道，我是来向阿妮达诀别的。

岸上没有阿妮达，只有那只终日尾随在她身边的黑色卷毛狗琼一会儿在草丛里寻觅着什么，一会儿凝定着一只黑黑的眼睛朝湖面张望，而往日的此时，阿妮达总是和她的琼站在这里张开双臂迎接我的……

见到我，琼奔过来，摇着它毛茸茸的尾巴，亲昵着咬我的裤角。

“阿妮达呢，琼？……”

它望着我，“汪汪。”叫了两声。

也许她正在教堂里晨祷？我走上了去教堂的路。琼却“汪汪”叫着跑到我的前面，引我来到教堂后面的灌木林。

倏然一闪，我瞥见我十分熟悉、曾多次赞美过的那件白色长纱裙和被纱裙包裹着的总是令我心旌摇荡的诱人的躯体。奇怪，她为什么不去做弥撒而悄悄躲在这里？她可不会为了捉迷藏或为了带给我什么突然的惊喜而误了礼拜日的弥撒，她对圣主十分虔诚。

我走近她。她没扭身，也没转眼，还是靠在一棵小树上一动不动。琼却非常高兴，蹦蹦跳跳地在我俩之间来回跑动。

“……阿妮达，你，今天……”我不知发生了什么，小心地询问。

“你是谁？请走开，我，我不认识你！”半晌，她才说出了这样几句话，头仍然没有转过来。

“你……你开什么玩笑？”我越发陷入迷津，喃喃着。

她倏地转过身来，满脸是泪，答非所问地甩来一串质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抛弃我？……难道我不好？难道我做了什么令你不开心的事？为什么？为什么？”

我被震住了，我惊奇她怎么会知道我要走。“阿妮达，你，你在说些什么？你听到了什么？”

“别想瞒我，我全都知道……”她哭得很伤心，“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她推开我伸过去的臂膀。

我收回手臂，僵立着。“你应该知道。因为我爱你，我没勇气告诉你。”

“你真的爱我？”她抬起头，哭得满是红丝的眼睛闪出一点亮光。

“真的，我向主起誓！”

“那，为什么还要走？为什么你要离开我？我真不懂，真不懂你们中国人！”

“怎么说得清呢？因为，因为这里找不到我要的一切……”

“可你说过的，你爱这里，爱她的一切。”

“是的，我非常爱她。也许正因为你的缘故，我更爱她的。可是，两年多来，我飘洋过海，抛离祖国，奋斗，苦斗，身上淌着汗，心里流着血，还是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阿妮达，如果不是有你，我，我大概早已投身大西洋了……我太累，太失望了……”

“我不要听。你走吧，扔下我走吧，根本不要来同我告别。阿妮达算个什么？不过是你随便遇到的一片叶子，一棵小草，你可以顺手拾起它，也可以顺手把它扔掉……我原以为只有法国人、德国人是这样，没想到，你们中国人也……”她哽咽了，眼睛里又蓄满了泪。

“你，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这是完全不同的！”我高叫着，眼里冒着怒火。

她瞥了一下我的眼睛，立刻移开了那惊悚的眼神，抱起她的琼，“噢，琼，亲爱的，世界上只有你永远不离开我了……”她哽咽着，是那样柔弱，往日那挺秀的背也驼了下来。

这时，一队大雁自南而北，悠然飞过，她被雁鸣唤回现实，抬起泪眼，望向天空。我走近她，指着雁阵说：

“在我的祖国，也有这种鸟，它们的名字叫大雁。每到春天，它们就飞过长江，飞过黄河，去中原大地寻觅食物，入

秋以后，北方就刮起寒风，飘起雪花……”

“雪花？什么是雪花？”由于好奇，她眼神里的阴翳消逝了，一股热望的光闪烁着。

“雪花美极了，它洁白得像白云，像浪花。冬天，因为气温太低，雨水还在高空时就凝聚、冻结，飘落到地上，就成了晶莹的白雪……”

“噢，好美呀，你的祖国真美！”她由衷地赞叹着，好奇的眼神中升起一股渴望的光。

“是啊，她确实是一片美丽的国土。”我咽下自己的思念和眷恋，“还是听我说大雁吧。北方天冷了，它们又飞过黄河，飞过长江，飞向温暖的南方……”

“为什么？”她不解。

“还是为了寻觅食物，寻求生命，寻找为延续生命所需要的一切！”

她似乎悟到了什么，两只大眼睛凝然不动，定定地看着我：“这就是你要离开我的原因？”

我突然激动起来：“知道吗，阿妮达，我不能总是躺在你温馨的港湾里休息、忘却呀！”

“我要你忘却，忘却一切，只记着爱！”

“可我忘不了我遭受的欺骗和屈辱！”

“秦，请记住，爱是可以医治一切的。”

“恰恰是她只能加重我的屈辱感。一个男人总离不开女人的庇护，却不能给予她什么，我算是个什么男人！总有一天，你会厌倦我，抛弃我……我怕，怕那一天……”

“所以你要赶在我前面，先抛弃我！”她吼叫着。

“我，我只能请求你的谅解。我离开你是因为我太爱你，你懂吗？你永远不会懂得一个没有自尊的男人的痛苦。”我低下头，好像有千万条蛇咬着我的心。

她定定地望着我，再也没说什么，我的痛苦似乎感染了她。沉默良久，她才低低地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

“明天……”我还想再说点什么，可头脑停顿，语言干枯了，我的声音和表情都僵住了，近乎冷漠。

她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天空锁不住大雁……”她望着我，好一阵过去：“走吧。”

“去哪儿？”

“去我们该去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该去的地方是哪里，只能像幽灵般地随着她走出灌木林，爬上陡峭的山坡。

似乎是已近黄昏了，太阳钻出云层，像个快要燃尽的大火球般地悬在接近地平线的西天。白纱长裙闪着清寒的光，在我前面抖动着。我随她登上台阶，走进那座高耸山巅的石头建筑物。啊，她终于又把我引进阿达巴美教堂。这教堂依旧是那么庄严。

可能因为天近黄昏了，往日那肃穆的风琴声没有了，那虔诚的善男信女们的脚步声被空荡风声所代替。教堂里十分幽黯。幽黯神秘的空間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木然地跟着她，她似乎忘却了我的存在。她跪在随风飘动的大幅黄色纱帘前面，低垂着头，口中喃喃地祷告着，一对平滑挺秀的肩瑟瑟抖动……

劲风穿过窗棂，扯动着黄色纱帘，一尊基督被钉在十字

老大

架上的圣像树在那里。

我也立即跪在她的身旁。一年前，我怀着一种迷茫的寻觅、神秘的探索随她走进这里。向着他，我曾倾吐过多少隐衷和苦难，祈求过多少追求和希望……尽管他什么也没带给我，我还是应该向他告别的。明天，我就要走了，我将告别这个上帝，去追随我的另一位上帝。

噢，这魔幻的世界！不知什么时候，云山荡平，云海隐退，那使人诱惑而悚然的云的世界不见了。舷窗外，只有两种颜色——炙人的红，澄碧的蓝。像原子能爆炸，像热核反应堆燃烧，太阳神正倾其所有的能量点燃了通天大火，向浩渺无垠的宇宙突袭……

倏忽间，那炽红的高空，似乎爆突出炙人的火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一个比一个燃烧得炽烈，一个比一个狂暴地喷射着火流和热能。天空燃烧了，大地燃烧了，山峦变做焦土，河流翻动着火浪，一片血红，一片嚎哭……这就是洪荒吗？这就是世纪初的死灭吗？啊，毁灭了，宇宙，世纪和人！啊，一位武士，肌肉暴突的武士！头上缠着烧焦的柳枝，大腿间斜挂着一条兽皮，瞪着血红的大眼，嘶喊着冲向太空……他用尽全力，紧拉巨大的弓弦，追赶着太阳——那狂虐的火球。蓦地，一切都不存在了，宇宙中只有十个喷火的太阳，烈焰火雾中，武士的身影时隐时现……

爆炸声，碎裂声，火焰喷射和熄灭声……一场鏖战，太空中只剩一个太阳，九个都已崩塌、炸裂……那骁勇的武士也形骸俱焚，熔入太空的火流中……狂舒的火舌仍然吞噬着太空和大地，殷红的血流正洒向机翼和朦胧可见的赤道……

噢，红色的瀑布遮盖了一切。

“汪，汪，汪……”我身旁的安琪儿惊恐地狂叫，它瞪视着高悬的炽红的太阳，两眼一眨不眨，射出的光阴惨惨地疼人。那一头松软卷曲的淡黄色的毛耸峙着，歪向四周。它经不起即将降临的火的恐惧，倏地把头扎向女主人的大腿间。

“噢，安琪儿，别怕。那是太阳，太空外的太阳。你看，她有多美，多炽烈！是她给了我们生命，又世代代哺育着我们……”

女主人不停地抚摸它，吻它，安慰它。那卷毛的巴儿狗似乎平伏了些，不再叫了，鼻息声由狂噪恐惧而渐趋舒缓。女主人紧拥着它，对我歉意地笑：“先生，非常对不起，打扰你了，这可怜的安琪儿。”

“不，太太，它很可爱。”我应酬着。

“欧，凯瑟琳，它太美太炽烈了！”

“啊是——的，庇特。抱紧我……我几乎……不敢看……”后排邻座传来了喘息夹惊叹的对话。听得出，那姑娘几乎感动得窒息了，她的呼吸经常压低话语声。

“我敢说，把全世界所有的镭元素放在一起燃烧，也发不出这亿万分之一的热！”

“你，说得对……庇特。啊，啊……”凯瑟琳再也抑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嚤嚤然，哭声带着赞美，赞美夹着叹息，叹息伴着凄凉。

是啊，大自然给了我们生命，可又时不时地嘲弄我们，奚落我们，有时，它把它的伟力显示给我们，使我们觉得，在它面前，人类是那样微渺，像大千世界中的一粒尘埃；有时，

它又展开魔障般的灵空，任你抗争，浮沉，也许，一瞬间，事业、荣誉、爱情、千般幸福和恩爱都拥入你的怀抱；也许，一夜之间，这一切都远离了你，茫茫宇宙间，你只有你自己，再有，就是你的影子和回忆……

“平静些，凯瑟琳，别那么紧地搂我的脖子，我，有些喘不出气了……”听得出，庇特在不停地吻她，抚慰她；可凯瑟琳还在嘤嘤地哭，轻轻地喘息。

赤道上空那血红的太阳喷出的血红的光焰像血的瀑布。

血的江流，血的大潮……我的心收紧了，太阳穴旁的血管在崩崩地跳。我怕血，几年前那血的记忆血的刺激至今使我毛骨悚然。

……薄暮时分，我们涌进一扇红漆大门。我还在那红柱绿檐迂回曲折的回廊里跑着，忽然，那一面正进的北房里灯光通明，“乒乒乓乓”，推床搬椅，砸撞瓷器的声浪中忽然射出“扑”的一声，这声音十分沉重，像是一只口袋砸到木质地板上。

“他在发烧……同学们，有什么事，我，我代他……”老太太的声音，低缓怯弱中渗出一股坚毅。

“不行！”

“走，滚出去！”

“你们不是讲夫唱妇随吗？一起走！”

皮带抽人声、地上拖人声随着萧瑟的秋风一起刮进院落。

这对老夫妻一样地苍老，一样地苍白，一样地瘦弱，可腰身却都直挺挺的，没有一般老人的弯腰驼背。他们每人的脖子上被套上一条皮带，一男一女红卫兵，按性别分工，每